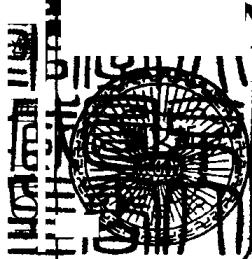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二冊目錄

文學類

詩別集一清								
冬青館古宮詞三卷	清張鑑著	功順	一					
纂喜堂詩稿一卷	清陳壽祺著	滂喜	二五					
蜜梅花館詩錄一卷	清焦廷琥著	文選	三四					
碧城仙館詩鈔八卷附錄	清陳文述撰	靈鷲	三九					
粵臺徵雅錄一卷	清羅元煥撰	嶺南	八〇					
匪石山人詩一卷	清陳仲鴻註	靈鷲	九六					
沈四山人詩錄六卷附錄	清鈕樹玉撰	靈鷲	一〇一					
西鳩殘草一卷附詞	清沈謹學著	靈鷲	一一二					
愚溪詩稿一卷	清王星誠著	靈鷲	一二三					
位西先生遺稿一卷	清張肇煥著	靈鷲	二二七					
張文節公遺集二卷	清邵懿辰撰	靈鷲	二三六					
桃花盦詩二卷附錄、外集	清葉廷璗著	文選	二四一					
小蓬海遺詩一卷	清翁雒著	文選	二四二					
屑屑集一卷	清朱榆著	文選	二四三					
萬卷書屋詩存一卷	清袁振業著	文選	二四四					
廣雅碎金四卷附錄	清袁昶著	文選	二四五					
榆園雜興詩一卷	清袁昶著	文選	二五六					
漸西邨人初集十三卷附錄	清袁昶著	文選	二五七					
殷太尉集一卷	張太常集一卷	蔡中郎文集十卷附外傳、提要	漢鄭玄撰	高麗柳得恭撰	漸西	三六九		
			漢蔡邕撰	皇甫規撰	漸西	三七四		
			漢張奐撰	皇甫規撰	漸西	三八三		
			漢段熲撰	皇甫規撰	漸西	三九八		
			二二二	雅雨	西四五九	四九一		
			二二二	萬雨	西四九六	四九一		
			二二二	五五	西四五九八	四九一		
			二二二	五六	西五三一	四九一		
			二二二	五六	西五六三六	四九一		



文別集——三國

漢丞相諸葛武侯文集四卷附

提要

尤射一卷

文別集——南北朝

籟紀三卷附誌銘

文別集——唐

陸宣公文集四卷

劉希仁文集一卷

文泉子集六卷

文別集——宋

范文正公文集九卷

石徂徠集二卷

韓魏公集二十卷(一卷一至
七)

蜀漢諸葛亮撰

正誼五四〇

漢魏五六二

夷門五六五

陳王叔齊撰

漢魏五六二

魏繆襲著

正誼五七二

唐陸贊撰

正誼五九七

唐劉軻撰

正誼六〇六

唐劉蛻撰

別下六一五

宋范仲淹撰

正誼六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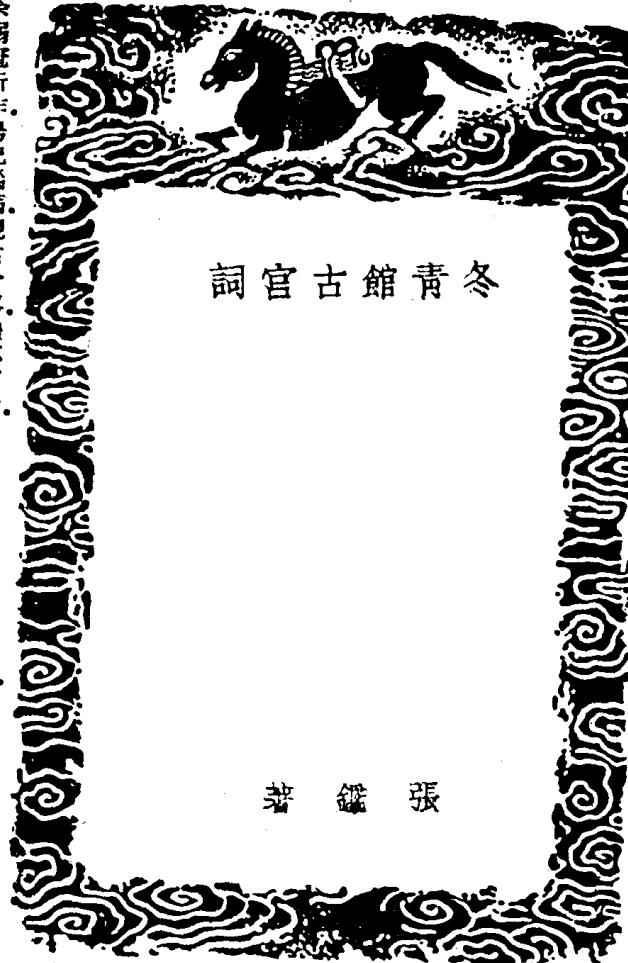
宋石介撰

正誼六八四

宋韓琦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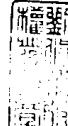
冬青館古宮詞

張鑑著



冬青館古宮詞卷第一

烏程 張鑑 秋水



此余弱冠所作。腸肥脣滿，視古今事，靡不可爲。初不自意其沈頓至於如此。壬辰正月朔三日，閉戶無事，披閱殘稿，屈指已四十餘載，不能毀棄，有浮屠氏三宿桑下之戀，因命兒子輩雜錄成卷，後有嗜痂者焉。

知不以樹雞榆肉處之。昔鄭襄村晚得瘧疾，改其名爲風，今取同聲曰寒，猶鄭志也。越三日王子立春鳥。

程張鑑書時年六十有五。

通鑑·項少子·屬肥膚滿。後漢·書·董祀傳·或言老子入老竹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飲久生風，愛精之至也。南史·劉穆之傳·子邕爲太守，嗜痂如朱雀尊然若詩未殊，肺內附更駁樹雞肥。廣雅·釋名·木鬲即木耳，亦名木燧。南楚人謂雞爲燒樹雞曰燒，因味似也。黃庭堅詩·瓶中天花不復憶，況乃桑鴟與樹雞。浙江通志·鄭襄村名桑字渴柳。浙江志·康熙戊辰進士·善道既歸里，旋得寒疾，右手不開，遂以左手驅染如平時。

十家宮詞，以王建居首。然竹垞以爲關雎亦房中之作，則其源遠矣。余輯種餘間，輒引伸之，得三百首，工拙不計也。

金線盤池五色旗，春宵宮殿換戎衣。鞭絲走過桃花馬，爭似將軍演陣歸。

國語·吳王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列，陳士卒百人，以爲微行，行頭皆官師讌舞拱揖，起罷胡，奉文廟之樂，十行一擊，大天建旌，提鼓挾經乘枹，十鼓一將軍，威常進鼓，挾經乘枹，萬人以爲方陣，皆白當白旗，素甲白羽之矰，召之如荼，王罿乘鉞，戴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布旗，丹甲朱羽之矰，召之如荼，王吳越春秋，孫子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每陳一騎，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皆以軍法，斷其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鼓一鼓，晉振二鼓，撲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擇袍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

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日怨聲如駭虎，登上御冠，頂勢絕塵，謂執法曰：「取缺鐵，孫子內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斬武乃令斬陳王二人，即焚王之寵妃也。吳王登高觀望，正見斬二愛妃，跳便下之。

今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爲鼓之，當左右進退，洞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任昉述美記云：「吳王大笑。」

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鉢。

健翫不寫采香行，碧杜紅蘭葉又生。花裏飛來雙燕子，大家留爪記分明。

樂史太平錄，字記香山吳地記云：吳王造美人采香於此山，以爲名。故有采香徑。長興縣南嶺山，昔西施采香之所，上有闕壁晚。潤確類書：吳班者，吳宮人，剪爪以驗其來也。

金錢市上那能同，秋到琴川細細風。未必若王愁勝我，一簾疏雨下梧桐。

孫彌孟子疏：四施每入市，願見者輸金錢一文。任昉述美記：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古樂府云：梧桐秋吳王愁。

館娃深院月如鉤，別喚笙歌閣下樓。響屢聲中曉笑語，涼風應避殿西頭。

宋玉伯成賦：闢就吳王避暑宮，湖山六月綠紗紅。吳郡志：消夏得在吳縣西南，相傳吳王逃異記：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伎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並閣、漏漢玉鑑宮之檻，鑑玉飾之。吳郡志：鑑屬相傳吳王建處而虛其下，令四施與宮人步檻繞之則響。

谿山如畫絳張，消夏薄環道暑涼。水殿乘風歸去晚，繡裙幅幅白蓮香。

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八步，句踐置四施郎且宮臺也。

章華禁殿，追迢激楚聲中，中媚翠翹，辛苦不辭三飯減。年來忍餓，斷纖腰。

羽陽殿角玉蟾升，爐戶霜寒夜不勝。聽到底幅人夢醒，起挑青玉五枝燈。

漢書：陳倉有羽陽宮，秦武皇起。萬漢西京雜記：高祖初入成陽宮，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鮮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寸五分，作蟠螭以口衔座，座中皆効蠟燭，若列星而晶瑩焉。

渭水澄波複道開，阿房雲殿望崔嵬。深宮鎖住猶難信，又遣青銅照膽來。

史記秦始皇紀：於是始皇以爲威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皆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營作別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鹿爲闕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雍道，自阿房渡渭，廢之成陽，以集天極，闢道經漢抵楚室也。西京雜記：高祖初入成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觸心而來，則見腹背五臟，歷然無殊。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盼級心動，姿始呈，當以照宮人，驗張心動者則殺之。

三輔黃圖：閭二世所造，起雲閣，欲與南山齊。

漠漠春風綠草滋，銅人十二立瑤墀。幾回興樂宮中過，但賜昭華玉琯吹。

醉倚高臺不倩扶，試將飛雪鍊紅爐。宮中不見吹簫侶，偏憶雙雙跨鳳雛。

馬續中華古今注：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子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趙更爲燒銀作粉與漆，亦名飛雪丹。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程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桓公有女，字弄玉，好之，遂以女妻焉。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俱鳳聲，鳳皇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大始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若電風至去。

醉卻梁山住望夷，上林春苑落花時。才權要乞神仙惠，渭北山南那得知。

金樓子：始聞鬼谷先生言，因遺徐福入海求金藥，玉蔬並一寸植。三輔黃圖：梁山宮，始皇帝梁山在好時，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道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因以爲宮名。

梳罷參鶯鏡匣斜，琴彈漏月豈宜誘。自從三尺屏風越，賜得羅裙五色絲。

段成式髻鬟記：秦始皇有望仙髻，坐靈闕，凌雲閣，並丹子，則何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捲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等奏，而死。召姬人漏月最琴，奏曰：「羅縠單衣可製而絕，入尺屏風可超而越，此處之劍，可買而拔。」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阿。中華古今注：始皇元年，宮人全服五色花羅裙。

一曲迎神奉一杯，夜深靈女廟中回。不須扶上宮車去，逐隊行歌赤鳳來。

羽陽殿角玉蟾升，爐戶霜寒夜不勝。聽到底幅人夢醒，起挑青玉五枝燈。

新月夢雙白子池，子闕能奏對涼颸。莫嫌身在長楊住，七夕還織五色絲。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嬌妻，說在宮時。

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子闕樂，舉坐以五色絲相織，謂爲相連愛。

風雨重陽一片斜。定須添壽度年華。內人連夜幽蓬飭。相約明朝醉菊花。

四京雜記。賈佩蘭說在宮時九月九日。

佩茱萸食蓬飭。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門外章華漏點移。冥冥花影影娥池。夜深觸月船頭坐。借得秋波照鬢絲。

郭靈洞冥記。武帝於靈龜道西。起附月窟下穿池廣千尺。登舟以曉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曉娥池。影娥池中有游月船。觸月船過至船邊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櫓。或以木蘭之心爲櫓。練實之竹爲簾。刻石脈之塊爲鏡也。

涼踏娟娟溼紈鞋。花開扶荔放宮牌。可憐殿角雙飛燕。正似宮人白玉敘。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有神女留玉敘以贈。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鼎中。宮人猶見此敘。黃庭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坐休止。故因名玉燕敘。言吉祥也。三輔黃圖。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

御爐香暖綰簾斜。昨夜吹笙宿九華。女弟不勞頻問訊。隄防新注守宮砂。

西京雜記。漢成帝有月影臺。其光燄九華殿。鳴鑼。開鑼。關鑼。皆響應。在不遠。皆華堦之所棲宿焉。張華博物志。蟠鵠成名驥。鶴。古樂府。護惜如鸞。提防託守宮。

招靈閣迴夜休歸。翠羽麟毛見亦稀。王母不來仙稱盡。如何青鳥更西飛。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毛爲簾。青琉璃爲扇。點翠火齊爲牀。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召正中真流素蓮。陵岐黑雲。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桔。

玉籠抽開翠羽輕。虛將候日挂丹櫺。此心未卜君王過。飛上羅衣叫幾聲。

洞冥記。元封五年。効草國貢細兒。以方尺之玉籠。八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壁間處裏之間。如黃鸝之音。國人嘗以此鳥候曉。亦名曰候日蟲。帝置於宮內。旬日而飛蟲當候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雞舍。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妃嬪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

點盡龍首玉浦類。哀蟬落葉總酸辛。葡萄宮內秋風緊。不作蘋蕪夢裏人。

洞冥記。元封五年。効草國貢細兒。以方尺之玉籠。八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壁間處裏之間。如黃鸝之音。國人嘗以此鳥候曉。亦名曰候日蟲。帝置於宮內。旬日而飛蟲當候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雞舍。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妃嬪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

捨遺記。漢武帝憲往者。上大人不可復得。始棄其事之舟。泛舟處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日已四圍。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清。因賦詩。落葉驚蟬之曲。自新林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處冷血寂寞。落葉依於重村。宿昔之女兮。傷得憂心之木。寧可聞。

新得板香殿上行。洞簫曲太愁生。亦將琥珀裁環佩。步步珊瑚骨節鳴。

洞冥記。蕭何以琥珀爲佩。置衣袖裏。不使人知。乃言骨質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三輔黃圖。武帝時修宮室八區。有昭陽、飛揚、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鸞鳳等殿。

宮女小隊立前頭。雁足燈邊索進來。等候婕妤來院裏。便開筵席賭錢鉤。

動心閑不自支持。命龍胥之燭。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觀侍者見帝容色慙怒。乃泣淚梁之酒。酌以文犀之卮。帝歎三司色悅心歡。詔女伶奏侍童息於延涼室。夢李夫人授帝蕙蘿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室。三輔黃圖。柏林死四。

內宴安排酒半醺。侍兒翟扇兩邊分。殿頭傳報魚龍戲。自起匆匆掠鬢雲。

後漢書禮儀志。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作九賓徵樂。舍利從四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獻水。作為障日。化成黃龍。長丈六。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崔豹古今注。雉足局。近胡來與服之。

芳薺燈寒分外明。珠襦甲帳夜初平。神仙合燒荃麝供。鹿羣難臣衛叔卿。

郭靈洞冥記。虧缺細出。虧缺出虧缺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寶。如今之軟蛋。昨之有背。宜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帝然芳草燈。光色紫。有白鳳黑辟足。朱赤於圓邊。有青鳥赤頸。道路而下。以祀神女。波祇國。亦名波弋國。以神精查草。一名春蠶。一根百條。其間竹節。其皮如絲。可爲布。振一片。禱室皆香。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閱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冑。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太平御覽引。漢武故事。甲帳神。以白珠爲繁箔。玳瑁之梁牙爲瓦。葛洪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生桂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殿上。忽有一人乘雲並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若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忘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禮禮。而帝今云乃朕臣也。於是大失望。

默然不應。認爲不知所在。

流蘇寶蓋七香輪。鳳羽分開展繡茵。遙撒同心花果去。滿身卻中子多人。

周始徵帳。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蓋。陰鳳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共坐飲含羞酒。預成宮人。遠邀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被蓋之。云得多子多也。

扶上雲游艇子時。春風積草水澌澌。不愁明月宵來盡。南越初賛絳火枝。

王褒拾遺記。漢成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美母飾於頭首。一名雲舟。葛洪四京雜記。積草池中石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十二株。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燐火樹。至後光景常欲燃。

二八宮娥未按班。如蘭吹氣亞雙鬟。風前慣唱迴風曲。姑殺生芝殿裏曲。

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櫻拂之。恐損真也。每詣令延年和之。於生芝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新得板香殿上行。洞簫曲太愁生。亦將琥珀裁環佩。步步珊瑚骨節鳴。

洞冥記。蕭何以琥珀爲佩。置衣袖裏。不使人知。乃言骨質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冬青館古宮闈 卷第一

冬青館古宮詞 卷第一

太平御覽引三秦記漢武廟七天人手攀時人效之日爲麻姑戲也

鼓吹西園夜未眠內厨不食索新鮮含消梨丁青華燈定向秋前供御筵

辛氏三秦記漢武廟一名樂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落地則破其主收者以布被蓋之名含消梨四京雜記初

舞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樊樞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東七耐枝葉玉門張家棗青華棗楊棗亦心棗四五王棗

捨遺記昭帝元始元年穿湫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帝時命水娘遊宴水日以文梓爲船木因爲柱刻飛鸞鷺于船首頃風輕漾學

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清揚橫吹雲光開曉月低河廣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

起南蠻於池上

船初加坐半宵黃金買賦總無聊赫駢小紙懸誠體不寫長門寫洞簫

漢書外戚傳宮人使令皆爲窮愁多其帶相如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怨憤別在長門宮聞相如之爲文本黃金百斤爲相如

文君收酒因得解愁怨之辭後陳后作親幸前漢書王褒字子淵宣帝時以太子體不妄留養成侍太子疾平復乃歸太子喜歸房

爲甘泉及洞簫頌

令後宮皆誦讀之

海肺銷餘禁漏催似聞青鶴集高臺一從承露盤空後換得金雞拂馬來

後漢書班固傳抗仙掌以承露盤立之金莖注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圓目

鏡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漢書郊祀志或言蘇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禱祭而致於是遺諭大夫王賡持節而求之注

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洞其記昇望月遙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鶴氣飛散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晚宿於臺端日色已暗令求海

肺符初加坐半宵黃金買賦總無聊赫駢小紙懸誠體不寫長門寫洞簫

西京雜記武帝以象牙爲盞隨李夫人三輔黃圖武帝求仙起明光宮聚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平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越其姑時有死出者贈祐之太眞外傳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號漢成帝內傳時妃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

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婦人意莫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驕過帝

爲造水晶盤令宮人裝之而歌舞又製八寶避風簾閒以諸香安其上恐其四肢不禁也

九疑好亦內息肌丸

畫堂甲觀曉清涼徐試博來別樣妝雅髻一雙親洗龍蘭膏曾進九迴香

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稱皇孫注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室名飛燕外傳帝取后五採組紋手藉爲符以召

合德谷德新沐九曲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拂眉號還山驚施小朱靚情來尋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著貞節常教后九迴沈水

香澤雄麝膚內息肌丸

翠袖留仙自翦裁屏安綿甲燭香煤分明夢到昭陽殿不見花間七寶臺

西京雜記上起神明臺有金牀翠席玉爲屏風爲世稱皇孫注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室名飛燕外傳后歌賦舞歸送還之曲帝以文犀簪繫玉頭令后所愛侍郎遷無力

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揚袖曰仙乎神仙乎去故而就新情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寒后泣

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悽然曼嘆泣數行下帝曰愧愛后他日宮妹幸者或擘裙爲縫號曰留仙裙

玉漏棠梨抵死長女巫度厄費詳量綠熊席上涼生骨祇願重薰燕卵香

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昭陽殿中設玉几玉牀白采牙鏡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置諸

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博物志漢武帝時射水四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大如燕卵三枚與梁相似燒一枚長安

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餘香猶不歇三輔黃圖案宮在甘泉苑在長安南三十里

西風太液月如鉤不住添香摺翠裘燒盡兩行紅蠟燭一宵人在曝衣樓

西京雜記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樓七月七夕宮女出后衣曝之三輔黃圖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

言其津渡所及處也關輔記建章宮北有池以渠北源刻石爲鯉魚長三丈漢書曰建章宮北有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逐來方丈列金石爲

魚龍珍禽異獸之屬

一朧晴雲泥畫廊羅袍半仰邇風涼不消沉水和山藥別煮花陰苦寢湯

其承畫工皆棄市

冬青館古宮詞 卷第一

台元乘燕外廄后浴五蘿七香港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草香、蠶好浴豆
蕙波博除華百英勃、帝舊私語要絕曰：后雖有真香，不若蠶野體白香也。

木犀花底月涼時、團扇秋風嬾賦詩。好事年來隨意卜、竹林深處闌周棋。

石華廣袖蝶雙圖、吹起金紅內又呼。唱偏房中新曲子、殿頭時倚女珊瑚。
西京雜記：賈佩蘭在宮時，八月四日出離房北戶竹下園幕，時者終半有福，負者終半疾，病取藥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漢書：班婕妤扶風安陵人，越騎校尉況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爲婕妤。其後趙氏日盛，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作織局，以自保。新裂齊綢素，映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側，動搖風發，當忘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鏡笥中，恩情中道絕。

趙飛燕外廄飛燕與其妹合德共坐，謂燕其袖，合德曰：姊唾染衣，若正以石上唾，令尚方爲之，未必能如此。乃號石華廣袖。述異記：光武時，南陽獻璫瑞姑，帝命植於殿前，之女珊瑚，一日枝葉甚茂，至靈帝時死。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形朱面殿上丹漆，砌苔銅沓，黃金池，白玉階壁。

往往爲黃金鈕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貪喫櫻桃結禍胎，赤瑛盤子更休開。腰支恰似三眼柳，倚偏銀牀不喜撓。

太平御覽：引拾遺錄，漢明帝於月夜聽羣臣櫻桃，蓋以赤瑛盤，臣視之月下，以爲空。靈帝笑之。三輔故事：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初寫丹青便入神，雲縞雲帳燭如銀。夜來扇扇屏風上，描出麒麟閣內臣。

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飛燕外傳：帝用芙蓉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雲菲雲絨帳。武帝甘露三年，舉士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官爵姓名。

嬌鵝塗黃寶髻偏無端，織室過流年。濯龍殿裏春歸去，又見紅蠟上筍眠。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太后追號織室，葬於濯龍中。

數往觀視，目爲娛樂。王安石詩：漢宮嬌半掩黃。

昭儀初賜鳳頭彈，種種絲弦服內宮。昨夜鼓瑟新習得，又來殿下降銅丸。

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爲足，爲鳳凰之操。漢書：史丹傳，建昭之四年，元帝被疾，不視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瑟於殿下，天子自臨，輒上階坐，以聽鼓瑟之節。後宮及左右皆知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正字封章勸石渠，隨班點勘破三餘。那須盡氣宵明草，照偏宮人入夜書。

三輔舊事：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拾遺記：宣帝地節元年，樂清之東，有晉明之國，來貢明草，夜視如列燭，蓋無光自消滅也。三輔黃圖：石渠閣何謂？其下礎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開名，所藏入閣所得，國名至於成帝，又於此歲。

茵席浴罷上簾櫳，渠水香流內院通。玉色宮娥還擁幙，扇將商曲曉涼風。

拾遺記：靈帝盛夏避暑於裸湯館，長夜欲寐，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脫紱解其上衣，惟者內服或共裸浴。西城所獻貴翠香，蓋以湯宮人以之浴院，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遠山如畫映橫波，斜倚流黃更踏歌。夜靜裸遊涼館去，月中齊放望舒荷。

西京雜記：會稽歲時，獻筠供御，世號爲流黃筠。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苦而被隣，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裸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篋，倒流藻于渠中，其水清徹，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裸宮人玉色者，又空招ぬ渠中植蓮大如葦，長一丈，南園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輩有四蓮，蓋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故曰望舒荷。

宮門山色武擔高，秋影遙分蜀錦袍。卻學南來諸女伴，纖腰都挂鸚鵡刀。

華陽國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大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劉王納爲妃，不督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及物故。蜀主哀之，乃追五丁之武都，增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三國志：劉先主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詣見風，侍婢百人，皆苦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懷憚。

月中乘雪貌來殊，宮女梳妝繞御厨。試向白紵帳裏坐，教勝似玉人無。

拾遺記：先主甘露，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縛綰中，於戶外者，如月下繁星。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喜則説，怒玉人也。

芝田羅縷夢生時，費盡陳王八斗辭。金錯鏡邊相對罷，幾人銀燭寫烏絲。

曹植洛神賦：乃稅鸞于蘅皋，駐輶于芝田，撲迷飛霓，認若神。曉波微步羅生座。太平御覽：引魏武帝：步羅生座，使各賦詩。陳思王植，筆立就。曹植及袁帝頃，皇帝稱承露盤，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燒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石，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爲頃。三輔黃圖：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龍，人好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魏文帝從銅盤折壁，聞數十里。

初學記：魏在鄼有承露盤，有芝池，元武。

春宵宮伴隔窗紗巾拂曉棋笑語誰記得君王初著賦惜將局勢譜長斜。

魏志文帝紀注：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言能帝使爲之客，著易巾拂，失妙於帝。沈括夢溪筆談：力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中局。今諸申具有此法。

玉井花開映綺闌，九龍深殿卸輕寒。夜來門外颯興過，一路東風長合歡。

魏志明帝紀：青龍三年，洛陽燒華殿災，命有司復燒，改名九龍。魚豢疏略：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闌。

拾遺記：魏明帝起後宮，有含露草狀如蓍，一株百莖，連副聚麻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這一謂之神草。

牙籌輸卻鳳皇簪，坐覺芳林淒漏沉。翻得西來雙陸局，明朝更打海棠陰。

魏陳思王劉熙：隨局置子二。

尚衣歌舞一宵同，憶得還家祇夢通。宮裏不知人世事，雙雙紅淚睡臺中。

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蕙，常山人也。成熙元年，谷晉出守常山郡，以千金賈賂聘之，慨得，乃獻文帝。蕙聞別父母，歎欷累日。

漢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水，則紅色既發，遂山及至京師，竟中涼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

中華古今註：魏文帝

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尋來，陳尚衣段，巧美。若日夜在帝側，瓊樹始以絲織作裳，而衣能歌舞，夜來，著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絕。

寶髻晨密盡百花，銀盆清水進宮娃。好將紫粉益盈洗，別演胭脂鬪曉霞。
魏武帝詩：魏宮有反指髻，又植百花髻。賈思勰齊民要術：作紫粉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一分，和合均調，取葵子熟研，生布絃汁，和粉日曬令乾，若色減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張泌桂種記：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殿下降，以水晶七尺屏風降散，自是宮人俱用屬貢，名曉霞。

一曲難分兩山聲，香添石葉伴更深。燈前白髮宮奴在，聽話當時玉虎鳴。
魏志文帝紀注：黃初四年十二月丙寅，宜平峰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即華林，齊王芳卽位，改爲華林。拾遺記：魏文帝納美女薛蕙，並有獻火珠龍鬚紋，帝曰：珠蕙尚不勝，況龍鬚之重乎？明帝卽位二年，比明國貢敏金品，帝得此，喜，著於腰帶之闊，以真珠，欲以

畫眉，見其金屑如粟，之可以爲器。此島長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室，皆用水晶爲戶牖。

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鍛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稱曰：不勝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之，即中左目，比往收觀，惟見血在地，不復見皮。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復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左眼有肉，血痕尚存。

繁縝帳裏曳銀燈，倦暑昭陽盡夙稱。欲得君王彈指誤，更將墨點作蒼蠅。
吳志遺傳注：吳錄曰：曹不與善畫，後使畫屏風，誤落筆數點，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極以爲生蠅，手彈之。拾遺記：孫備居昭陽宮倦暑，乃蓋繁縝之帳。

曾將如意舞當筵，猶憶新調側鬟鉢。祇恐畫圖難省識，愁容不許似神仙。

拾遺記：孫和悅貴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污襟，嬌姍痛苦，自歎其甚。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蘭，雖玉與玳瑁屑，當減此病，乃令合此膏，玳瑁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返而視之，更益其新。諸嬖女欲要寵，皆以丹點頰，而後進奉。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入輪入繕室，召延少卿江東絕色，同臥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王，使圖其容，夫人就織室納於後宮。

春院無聲玉漏長，朝來媚裝侍君王。環櫻臺畔吹笙道，賺得羅衣百濯香。

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好之。嘗與愛姬四人，皆服絕色，一名胡妹，二名麗，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逼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賈，誰息之。溫香，沾衣，歷年猶盛，百玩不息，因名曰百瀟香。或以人名香，故有胡妹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出遊，此四人皆與同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名爲恩香，始經。潘夫人以妾色見寵，每以夫人遊照宮之儀，志意幸饌，既醉醉睡於玉臺中，使侍婢寫於臺下，得火齊指瑕，四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琅榴臺，時有諺者云：今夫爭雄，還樹之名，將爲妖矣。惟乃諸名曰：榴環蕊。

重重瑞應奏江東，一樣金螭刻鏤工。宮女夜闌歌舞罷，高燒紅燭照屏風。

漢書南郡煙花記：吳主壽命工人潘芳作金螭屏風，據祥物一百三十種，種種有生氣，遠視若真。一日與夫人戲觸屏，驚其一風頭之飛去。

汗濕涼衫暮雨餘，萬年枝下看紅葉。偶從寒暉臺邊過，欲乞迎風觀裏居。

太平御覽：引晉宮園名。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謝元暉詩：勸萬年枝。潘岳園中記：晉帝作迎風觀，以避炎暑。

芭蕉抽葉雨初濃，蛤吹華林上曉鐘。併入宮爲啼破夢，綠窗鬢子試芙蓉。

太平御覽引晉宮園名。曰華林園芭蕉三株，又引晉書：有蛙鳴於華林園，惠帝問左右曰：爲官私乎？侍中賈充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西陽雜俎：蛤鶲，晉書華林宮有芙蓉。

水殿空房好護持，金羊到處少人知。紅燈睡斷秋霜影，不見青鸞抵竹枝。

晉書胡賁傳陳帝平吳之後，搜羅殆將萬人，帝嘗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月以釀汁灑地而引帝車。

南院銀笙妙選誇。葡萄園外帳香車。幾人終縷添清淚。難話曾封繁縟紗。

晉書胡賁傳泰始九年，帝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絲絰縛臂，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曰：武帝采諸葛神等女五十餘人，入殿賜采女食，皆憂不食，帝使校驗，後曰可，但入殿其中者，以絲絰縛臂，別方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之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壯其言，故遂啟之。太平御覽引晉宮闈名，洛陽有瓊園、銀芝園，縣有鳴雞園、瀟湘園、華林園。

住偏新宮感歲華。怨風酸雨聽宮鶴。貴嬪賦稿曾抄得。媚向秋深詠菊花。

晉書左貴戚，名分恩，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惠，武帝御而納之，升爵侯，爲貴妃。太平御覽左貴戚集有離思賦，相風賦，孔雀賦，松柏賦，芍藥賦，金鎖菊賦。

塞卸臺城燕子回。嫩黃歸葉長宮槐。內人曉起張紅線。添卻花階日影來。

唐文淵閣晉書魏明宮中以紅絲垂日影，自冬至後日添長一絲。

春風夜繞綻窗紗。幾樹寒香拂鬢斜。一自含章人臥起。滿宮山額畫梅花。

晉書宋武帝，宋武帝女，嘉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簾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號爲梅花粧，宮人皆效之。太平御覽引雜五行書，宋武帝女，嘉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簾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後遺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

今梅花粧是也。

一枕珊瑚憶舊陪。竹林堂室裏深身回。不知若個君恩重。誰得山陰面首來。

齊史宋武帝，宋武帝體魄豐，夏日常着皮小衣，并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發聞。宋書明惠王皇后傳，惠帝即位尊爲皇后，嘗賜帝玉柄七疋。

玉柄霜毛不住塵。皮衣閒閣卻嫌遲。內人羨殺司風令。枕簟長來侍繡惟。

齊史宋武帝，宋武帝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爐，與琴瑟之類，並置上壁，壁上挂葛燈，通廊拂，侍中袁頤盛稱上風。

南史宋武帝，宋武帝常以故宅起溫宮，寺後植杏花，以孝武在殿前七疋，帝欲起十倍，不可立，分爲兩側各五疋，新安太守舉同之，征郎顧見之，謂至潤宮寺木，起此寺是大功德，恩在側門，陛下不起，此寺皆是百姓見歸，孰有知當悲哭哀懼，那高浮圖有何功德。

葛燈前處素衣來。往來深殿錦綵稀。夢回曉得龍煙過。御仗湘宮寺裏歸。

南史宋武帝，宋武帝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爐，與琴瑟之類，並置上壁，壁上挂葛燈，通廊拂，侍中袁頤盛稱上風。

南史宋武帝，宋武帝常以故宅起溫宮，寺後植杏花，以孝武在殿前七疋，帝欲起十倍，不可立，分爲兩側各五疋，新安太守舉同之，征郎顧見之，謂至潤宮寺木，起此寺是大功德，恩在側門，陛下不起，此寺皆是百姓見歸，孰有知當悲哭哀懼，那高浮圖有何功德。

澹黃舞袴著還同。綠線絲牽越布蓬。好憶梅根佔客樂。龍船夜晚發江中。

文獻通考，估客樂齊武帝之所載也。布衣時常游樊鄉，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吳郡後，假供幕帳者，感音道往事，意滿懷，不絕。舟船燃燭，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弦，帝遂乘龍舟遊江中，以紅麯布爲帆，綠絲籬石爲船尾，落榜者悉著彩林布作淡黃袴，此。

曲用十六人。

芳林月轉露華濃。一片晴雲度遠峯。多少深宮春夢裏。曉風吹上景陽鐘。

齊書武穆襄后傳，上數遊幸諸苑圃，戲宮人從後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齊于景陽樓上，宮人唱之，早更鼓譜。

颯颯梧桐一院秋。層臺觀內月如鉤。金盤祀御天孫罷。正要穿鍼倚畫樓。

顧野王輿地記，齊武帝起層臺觀，七月七日，宮中多登之，穿鍼以乞巧，謂之穿鍼樓。

神女雕窗翡翠櫺。夜來紅娘閉銀屏。遙知玉臺飛仙帳。夢裏風搖九子鉢。

齊書東昏侯紀，潘氏服御，還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北魄銅一隻，直百七十萬，每隻走潘氏，以金鑄其玉臺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綉，窗則設畫神仙，莊嚴寺有玉九子鉢，外國寺佛，血有光相，禪達，諸寶物皆列取以施潘妃。

夜深涼露浥金階。鬢腳剛辭琥珀釵。明日看花芳樂苑。燈前試取綠絲鞋。

齊書東昏侯紀，潘氏服御，還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北魄銅一隻，直百七十萬，每隻走潘氏，以金鑄其玉臺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綉，窗則設畫神仙，莊嚴寺有玉九子鉢，外國寺佛，血有光相，禪達，諸寶物皆列取以施潘妃。

別築神仙殿內行。繡欄四面捲簾旌。不愁貼地黃金盡。買得蓮花步步生。

南史齊東昏侯紀，潘妃每小與宮人皆著綠綉裙，常自戎服騎馬從後，南史齊東昏侯紀又以圓武堂爲芳榮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摘葉繫華，收玩懷。

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麝壁香濃燭影遲。鵬鸞初貞桂蕘時。數枚玉律江南物。付與宮奴細笛吹。

南史茹法珍傳，宮中刀敕之徒，恐被爲鬼，宮中說云，趙兒食鵝，梁鬼襲者，俱開以相對，以瓦片以瓦片口，齊書潘妃傳，常與潘妃以江左古玉律數枚，急裁以韻，同之，征郎顧見之，謂至潤宮寺木，起此寺是大功德，恩在側門，陛下不起，此寺皆是百姓見歸，孰有知當悲哭哀懼，那高浮圖有何功德。

柳枝初種未勝鳥，闕武堂前酒細沽。年少宮娃剛選到，不梳雙鬟已管珠。

齊書東昏侯紀于苑中立店肆與宮人並賣市飯而以妃爲市令自爲市飯事有司者就審妃罰之。

華林體石翠蒙芷絕曉看花繞禁鏡閑豫南頭元苑北錢龍不見見銅龍。

南史劉叔博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賦之并禮記一部叔博並編木連帝謂朱异曰卿謂劉叔博到源所似可以遂未敢對曰臣底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刻至華林閣殿前移石之日都下頌成雜說所謂劉公石也。

南史梁元帝紀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草叢小蛇繞之並黑色帝怒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被所司卽日徙數千萬錢鈔於蛇處以壓之玉海一百七十一染有明珠池有龜影五采蓋銅龜其上。

兒帳清宵度翠璣璇蛇殿角語依稀尚方記得猶新禁裏繡黃羅獸錦衣。

南史梁武德皇后傳后酷好足及絳化爲龍入後宮通夢公帝或現形光彩照灼帝懼將不安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貶衣服委積常盈銀鹿皮金瓶滿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敢置后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十六年教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職官文錦飾並喻仙人鳥獸之形以爲整類裁有乖仁恕南史

梁武帝紀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

阿育回施護諸生犧牲只合禁臘葷他時若到長干寺願捨珍珠五色鉛。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十六年敕郊廟牲牷皆代以麁梁書扶南傳阿育王卽鐵輪王王剛淨持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有胡人劉薩出名髮道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寶王塔所歷放光明由是

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鑿長數尺卽還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伽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冠及晉人所捨金銀錢銅錢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函函下有石函函內有鐵以盛銀塔中又有金銀器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南內又有琉璃燒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剗寺禮拜設無等大會大赦天下南都煙花記梁武帝造五色繡裙加朱繡眞珠爲飾

靜居殿上走驛鵠善薩鵠與下鳳樓好是鐵鍋新解脫蓮花供養佛前頭。

古今錄良梁武帝第四曲製江南弄七曲清宮舊事湘東王釋於子城中穿橫池山長數百丈上有通波闊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北有隱風亭明月照之推詩題陰明月亮是也竹林堂庭前有銅室紫器唐宋四出魯恭白馬寺善徵長沙千葉發微並以長格架其上下有十間花房仰面望之枝葉交映

簾角焚香髮未梳經繙三愁愛樓居夜來會到龍光殿聽講青牛老子書。

梁書元帝紀承聖三年九月世祖於龍光殿送老子義尚書左僕王義爲執經武帝紀篇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藏述經義復數百卷聽覽餘閒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多齋禪學四部圖象常屬餘人。

金管批書侍御牀諸宮秋冷夜初長不曾觸忤君王看何似花陰半面妝。

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者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端詳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選者以斑竹管書之南史元帝徐妃傳妃以童眇一日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事類賦引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者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端詳者用

金管批書侍御牀諸宮秋冷夜初長不曾觸忤君王看何似花陰半面妝。

陳書世祖紀每難人何淵傳近慕於殿中數送者必投寢於階之上令俯然有聲云

苦雖眠亦驚覺也南史張貴妃傳至德三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擡過薰龍換夙香雀紋初映白銀牀一雙柘彈春林過龍起流鶯落海棠。

江總爲陳六宮謝表曰勸君長醉在曉喚

南部煙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枯彈

狎客飛箋細細商瓊花壁月照長廊紅衫宮女傳詩出認得班駕過陸郎。

陳書江總序日與後主遊宴後庭與陳璫孔詎王俊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後主張貴妃擅譖以宮人有文學者莫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深其尤惡者以爲山詞被以新聲遂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夜瓊樹朝朝新樂府曲陳孔嬪枯白陸郎來拂塵李賀詩陸郎去分采班蹤註陸郎後主狎客

沉香亭檻月初低瓊桂花開奏刺閑樂曰不殊霜兔在玉顏難與駐刀圭。

陳書世祖紀性明察氣約一夜內刺閑取外事分別者前後相續南部煙花記陳後主爲張貴妃麗華造桂宮於光昭殿後作圓門

如月院以水晶後庭設素粉榮恩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下置金杯白使麗華懷韌一白免麗華被素桂裝束凌雲髻插白通草蘇子服玉華飛頭履獨步於中湖之月宮帝每入宴呼麗華爲張嬌嬌庾信詩就樂用刀圭

著盡羅袍綠玉環水晶宮冷隔仙班新聲玉樹重重唱祇有嬌嬌未許聞。

閩王詩雲山子按懷風鶴高晨聞處處同但有流光庭樹在也須休放燭花紅。

王灼碧梧漫志通典不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鶯金歌兩鬱重並隊後主造南部煙花記陳後主孔貴嬪名懷風江總爲陳六宮謝表稱高閣重致曉曉陳書張貴妃傳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宮前三閣高數丈重數十間其貴嬪堂

帶愁枯綢織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明以珠翠，外施珠廬，內有寶林寶帳，其服玩之屬，塊奇珍，雖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果。

宮井臘脂碧草肥，景陽樓角送春歸。柳枝慣道誠卿意，又捲飛花上舞衣。

南史志：景陽井在臺城內，陳後主與張麗華私賈貳授其中，以避隋兵。舊傳有石牕，以帛拭之，作遇脂痕，名臘脂井。一名辱井。廣博物志引顏記：陳後主與張麗華遊後園，有柳葉點衣，麗華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曰：輕薄物故爾。意也。麗華笑而不答。

彤春宮樹少行車，日落長秋聽暮雅。喚起銀燈眠不得，大家聯臂唱楊花。
水經注：長安宮西有長殿、長林、水濱、水昌諸殿。樂府詩集：引梁書選文，楊武、武都仇池人，少有勇力，容貌雄偉，號胡太后通之。嘉慶友禪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韻歌，使宮人盡夜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悲憤。

爭得笙簧第一簫，滑輪殿外勑成樓。莫教說簡妃嬪到，占得新來玉兔愁。
北史：崔浩有兄在後宮，檢問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鄰國貢蠶蠶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金雀臺高四面風，掖庭門喚上燈同醉來。媚舞君王側，署得頭銜女侍中。

北齊書文宣帝紀：營三室於殿下，因其萬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至是三室成，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燭光。太平御覽引金鳳曰：金爵，後魏孝高祖置女侍中，叔三品。北史任城王澄傳：神熙三年詔加女侍中鴻臚同外侍中之節。

扶來宮婢唱高樓，長夜難禁酒似油。聽得琵琶絃索動，輸他天子本無愁。

北齊書幼主紀：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者以百數，入間謂之無愁天子。

秋殿含章夜夜過，不須散髮舞婆娑。深宮女伴都無賴，卻新翻續命歌。

北史：馮淑妃，馮淑妃名小憲，大皇后從婢也。穆后愛其美，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縣點能彈琵琶，善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每死一處。永明齊文宣帝紀：時自競舞，歡謡不息，從日通宵，以夜繼日，或因臨形狀，學傅粉黛，放髮胡服，雜衣羅綵，拔刀張弓，遊行市肆。

綠紗車仗出宮庭，水慶輝房徹畫檻。一盞浮圖高九級，無廊迴處不風鎗。

楊貴之洛陽伽藍記：永平寺蓋太祖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刹上有金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鏽，復有鐵鍊四道，引利向浮圖四角，鍊上亦有金鏽，鏽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盞，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鋪上有五行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度有金環輔首。

繡旗隊隊幸西林，鞚箭腰弓在柳陰。衆裏一枝飛電過，誰能巧射比穿鉞。
後魏書宣武皇帝傳：后幸西園法華堂，命侍臣射不中，袖中者割之，又自射鉞孔中之大誤，取左右布帛有差。

閒居藍若雨霏霏，聽罷談經列炬微。何似賀山神女子，此身竟作彩虹飛。
劉伶醉，後魏書首陽山中有吸虹，下飲於漢泉，樵人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十五六，問之不言，乃告漁津成將收，之以聞，帝召入宮，見其美，問之曰：我天女也。帝欲逼幸，色甚異，復令左右抱持，覺如鍾聲化爲虹霓而上天。

北史：馮淑妃，帝至晉陽，城已破，乘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來攻，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放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周師之取平陽，帝鑿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遣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請。

背違晨出聽行車，院鎖銀魚怯鬢華。天后夜來初賜號，一宮官去上金花。

北史：宣帝妃，遊戲常出，入不節，羽儀伏衛，晨出夜還，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

春苑消遙一夜開，畫闌歌劍勸金罍。衆中卻怕花如墜，偷照君王玉鏡臺。

御爐香暖引來遲。五色雕花案好移。元日千官朝賀畢。華燈面面照金枝。

晉書劉驥載記。在遼陽李中堂。世說。溫嶽爲劉越石長史。時劉驥得玉鏡臺。

摩訶兜勒唱來遲。半醉蒲萄月上時。辯髮宮奴渾不寐。更將綠綵請蘋茲。

晉書樂志。胡角者本以應胡荔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涼。惟得靡訶兜勒一曲。南史北狄傳。燒衣錦小袖袍。小口袴。崔徵曾涼錄。昔光入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簽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

上已東風嫩綠苔。千金隣畔者番來。一池春色天泉水。句鼻桃花落又開。

鄆中記。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棲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水宴賞。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

韓偓海山記。燭帝闢地周二百里爲四海。內爲十六院。案巧石爲山。聖池爲五湖四海。諸天下境內所有島礁草木。盡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不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四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疏。二棲鷺。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彩紋。九儀拾遺記。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風至。鐘磬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如雷。名曰砧雨。蓋用以灑塵。

蓬萊方丈沒虛無。西苑秋風碧浪翻。挽得祥雲新碧子。殿頭祇合叫仙姑。
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據殿庭。屈曲環繞。皆榜窮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堊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皆蓄樹。通風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蓄鹽運行龍鳳舸。乘駒子。隋有九真學。凌虛閣。度雲閣。

卅丈高樓雨乍晴。芳塵吹偏晚風清。美人歸後笙歌歇。一路珠簾玉佩輕。

鄆中記。石虎作雲母。明金箔。莫羅扇。虎出時以此扇夾乘輿。亦用牙桃扇。其上竹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金色。石虎三座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盤龍雕飾。

北史。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陳滅。遷入宮。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進金蛇金駕等物。以媚陳氏。族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帝發疾於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拒。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悲曰。帝生何堪。付大事。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暉曰。呼我兒。勇述。嚴出閨門。救世。示左僕射楊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駁。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耽就別宮。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見。謂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聲栗。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盆。帖紙於際。署符。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疑。尋不收。使使者促之。乃數見盒中有同心結數枚。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

綠扇桃枝夾兩行。繡衣時得近銀牀。昨宵分賜三臺物。寶鑑盤龍訝許長。

鄆中記。石虎作雲母。明金箔。莫羅扇。虎出時以此扇夾乘輿。亦用牙桃扇。其上竹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金色。石虎三座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盤龍雕飾。

踏青園草旋春酣。玉管冰弦仔細諳。唱罷五湖湖上曲。湖湖花柳似江南。
海山記。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句云。湖上月。御服列仙家。水浸寒光鋪秋簟。涼蟾影走金蛇。偏稱泛仙槎。光景好。輕衫疊步。清冷冷。漫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閉宴息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涼。宿務洗明媚眼。東風搖井好。腰支。煙雨更相宜。環曲廟。除覆盡。拂行人。春晚後。繁飛曉。爭暖風時。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風急。望遠多。瘦肩。有時敲竹片。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映。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染。死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瀟通津浦。脩帶不爲歌舞緩。流鶯堪作醉人音。無意覩。含笑。般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春當冰。翠屏伸。海上花。天水浸凝牙。淡蘿水邊匀玉粉。虛堂天外觀明霞。只在列仙家。閒闌漫插鬢。若相遇。水殿春寒幽冷。玉軒晴照暖。華清。賞思何。曉。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年離金殿隔。相將路轉漸臺好。向西明光新築苑。爲啼鴂。教分與宮娥住。金盆珠簾院院齊。

晉書張騫傳。又於姑藏城南築城。起譙光殿。東以五色師以金玉翦幡。又得紫玉盤紫玉笛。殊絕。琉璃柱。白玉檻。赤玉簷。紫玉節。珊瑚碧玉牋。水陸珍奇。不可勝紀。涼州記。成寧中。發張騫取得紫玉盤紫玉笛。三秦記。永嘉宮。有光殿。皆金玉珠璫爲庭。金隣玉陛。夜光明。御覽引三秦記。明光宮在漁澗內。以金玉珠璫爲庭。洒泉南去。瞰金鏡。萬仞銅駒。一帶斜。昨夜我車初采到。內人祇願鎔菱花。

南設清晏殿，宿者劉闡。得芙蓉陽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嘉之。毛中曰：「賜字三品，真宜封為海舍人。」

按遍當筵十二時，橫波無賴夜歸遲。燈前枕隱金釵易，身入君王雜憶時。

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遠造新聲，瓶萬萬樂，萬鈸樂，投壺樂，舞席心鬱玉女行廟，神仙留客煙霞境，命羅子、鶯百体，汎羽曲，此理之常也。大業拾遺記：帝曾效劉伶作《雜憶詩》，憶起時，投簾初現曉，被惹香塵殘秋院。金釵易笑動上林中，除卻司馬鳴。

花司迎輦直嚴更，畫就鸚黃繞殿行。學士行邊看草敕，被伊卻笑太慈生。

大業拾遺記：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蒂望華花。帝令御車女莫寶兒持之，賜司花女時詔。世南草征達數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寶兒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世南應諾爲絕句云：學藍鑲黃半未成，重肩鬢綉大慈生。生綠照綽君王惜，長把花枝傍掌行。

清夜遊翻曲調新，風前歌唱動嬌塵。涼蟾一苑澄如水，爭看桃花馬上人。

通鑑：隋煬帝大業元年，帝好以月夜從宮騎數十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南朝烟花記：侯夫人顏色美如桃化。

御屏香散水沉風，積翠恩波院院通。昨夜賞花歸去晚，銀瓶宣賜醉妃紅。

唐書音樂志：大業三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答之，燒通四方鼓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種梨池，御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獻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盆，盡是人齒，遍覆於地。又有大鱗魚，噴涕若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雙蟠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步，道二位女對舞，屬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爲夏首扛鼎，取東輪石，白大鑊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躍而換易之。又有神龍貢山，幻入吐火，千變萬化，驚古其妙。染干大駕，自是貴於太常教習，資治通鑑：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東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燒胡委度之，及高祖受禪，牛宏定樂，悉放道之。帝以皆民可汗，將入初，欲以宮樂多製體貌，令樂正白明遠造新聲播之，音極真怨。

龍鱗渠院燒廢華，玉笛時聞海上吹。贏得幾升蛾子綠，宮娃相對畫長眉。

隋書音樂志：大業四年，突厥死，屠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遂焚瀛洲島山，高百餘尺，鑿宮殿於山上，南背如海，南北有龍騰山，東北在海內，深四十六丈，門皆金碧，以四品夫人主之。南都烟花記：帝幸長城，司官火始燃，五刻出波

斯國，除夕嚴更未卸裝，火山數十繞回廊。君王只在觀文殿，空費笙歌十里香。

南部烟花記：隋煬帝製文殿前，兩廊爲堂，各十二間，每間十二寶牀，前設五方香爐，綴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女擎香爐，在前引行。紀聞：真觀初，天下乂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益奏樂歌，乃延廟后製之后曰：隋主淫化，每除夜殿前御院設火山數十席，沈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明則甲煎沃之焰，起故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乘，且用過二百石。

邗江楊柳碧影彤，銀燭經宵照舞筵。曉起翔螭舟上望，都將錦繡作征帆。

隋書：大業元年，賀氏十萬艘，沿邗溝入江，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南部烟花記：隋煬帝自拔清引河街道植以楊柳，名曰隋堤，一千三百里。通鑑：大業元年八月，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丹，有炳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等名。乘雜艤，皇后御次水殿名曰煥舟，其殿腳有九百人。轉復開河，煬帝御龍舟，幸江都，舳舻相繼，鉛錨過，香聞十里。

電窗紅蠟檢文書，翡翠牀頭侍起居。擘就紅箋詩數首，可能贏得女相如。

南部烟花記：帝寵毒蟲，留戶珍羅用乳金繡玉，燭映溢日，號曰定霞，又燭帝以合歡水果勝吳絳仙。絳仙以紅箋進詩，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梅花妝倚紺簾前，汴水龍船雜管絃。唱到人持金鏤襯，虛勞殿腳女三千。

大業拾遺記：煬帝幸江都，每舟擇妙麗白女子，就廳板櫈金鑽，號爲殿腳女。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諱者曰：古人言秀色可餐，如絳仙眞可療飢矣。因吟詩讚絳仙曰：舊曲歌桃葉，新粧點落梅。將身便輕縠，知是渡江來。詔殿腳女千聲唱之。

金鋪玉觀早黃昏，度曲歸來酒半溫。一路荷微衣帶雪，怕教覓見小黃門。

大業拾遺記：帝幸月湖，煙波清朗，夜獨與蕭妃隔前，軒檻不閉，左右方暉，帝告妃曰：「我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喚晉，蓋著綢緞綉衣帶爲督轄官，笑聲吃吃不止，帝召見，屢交織扇，意爲寶兒有私，帝拆單衣而行檢之，乃宮婢雅嬪也。亦何辭！」

一雙鶯鶯對春曉，遇馬念搖搖。絳仙拜賜，因附絳董小娘上進詩云：驕嬈雙果君王寵愛深，不知誰說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片片荷衣拂水斜，絹綉宮樹聽金鶯。內園一夜秋風起，又被收來翦綵花。

圓鏡。圓宮樹秋影落，則翦綵爲花葉織於枝條，色
如朝霞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芰矣。

景華宮冷夜迢迢。法曲新吹碧玉簫。但放流螢三兩斛。勝他明月照清宵。

隋書煬帝紀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

博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羅谷。

曉壹技罷隔窗紗。裙子爭裁夾襯花。憶得新安公子曲。自移銀燭譜琵琶。

顏氏家訓。投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體也。今惟欲其驗，蓋多益善。乃有倚半帶劍，張畫鷹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鏡。中華古今注。大業中，楊帝制五色夾襯花羅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北史藝術傳。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楊帝幸江都，令言之子晉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臘室中聞之驚起曰：「琵琶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有之令官送戲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教坊記隋大業末，楊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歸。從大駕必不同子同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文獻通考。顧廣陵著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授之。

有韻矢爲庭煙。

對人烟簇簇，邊頭避暑汾陽又落花。一覺十年金殿夢，吹笙伴去玉鉤斜。

隋書煬帝紀。十一年五月乙酉，幸太原，過汾陽宮。揚州志。玉鉤斜在江都西，煬帝宮人處。

芳名別署住迷樓，憶伴鸞輿幾夜留。一自江都行幸熟，可憐寶帳散春愁。

南部烟花記。迷樓經歲而成幽房，曲室玉欄珠格，互相連。富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南部烟花記。煬帝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路，三名夜醉香，四名延夜月。

金鳧銀燕盡紛張，安福門當夜未央。何必霓裳譜金屑，踏歌輪下月分光。

唐書中宗章。唐人傳神龍三年，禁中調停有五色雲，後衣筍。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大史迦葉志忠表上梁。韓偓迷樓記。唐宮中以女工擇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受命。歐矣王右軍。后今增一綸之功。王建宮詞。內中數日無呼喚，揚得隊王蝶蝶圖。志忠第一區綸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

宮線初添日又晡，唱絃簾角破工夫。膝王蝶蝶翻應偏，繡得黃筌沒骨圖。
雲仙雜記。正月十五夜，元宗於常春殿張隱光宴，白鶴舞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瀲瀲，星闕皆燭。奏月分光曲，又搬閩江錦荔。支千萬頌。令宮人爭拾者，賞以紅綢綠綵。舊唐書。宋紀。先天二年正月上元日夜，上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連袂踏歌。惜香御史草中亭，火速春光報畫幅，卻恐繁縝亂落盡，樹頭底緊金鉛。

雲仙雜記。程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金頂朝服戴綢帽，置臂春御史掌之，名曰括舌。尤袤全唐詩語。天授二年，鳳相欲辟釋花，請宰上苑，許可。尋復疑之，先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漫牋百花齊放，咸服其美。開天遺事。王至春時，於園中砌石爲龜，密藏金鉛，鑿於花梢之上，有足跡，則令園吏取給，未以驗之。

鼓樂喧填鏡殿昇，升笄蘭按辰香輪。一宵撤帳錢分去，應是長命富貴人。

全唐詩話。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帝擇蘇紹尚之，假萬華縣爲婚館，郭正威詩。桂宮初服冕，曉被早升笄。若納妃出降之，禮也。李商隱詩。嫁齡天暮入，未歸始註。高宗時，武后作鏡殿，四壁皆安鏡，爲白堦映戲之須。楊廣詩。鏡殿各深映戲，多玉肌相照。

南朝煥鼓錄。元宗初遇二月初。詔曰。巾櫛方舉。宿雨初晴。景色明麗。不院內庭。柳杏將叶。觀面狀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列斷乎。高力士遣取蠟紙。上命題詩。題賦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杏。皆已發芽。上笑謂高力士曰。此事不與我作天工可乎。青琪高誠。明皇時有道牡丹者。貴妃勾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題裁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迹。上名爲一捻紅。

開天遺事。內庭妃嬪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二三人至五人。舞金絃爲戲。蓋孤閨無所遺也。

花萼樓高不借扶。靜看六馬滾塵圖。宣徽賜出龍香劑。玉面花驕揚得無。

柳宗元蘇城錄。唐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花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驕。謂無纖悉。不借風。駿馬良。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也。雲仙雜記。明益壽御案墨曰。龍首期一日見覺。上有小道士。如蝶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聖之精。是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質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文官。王建宮詞。往來晉院不鳴鐘。近敕宣徵別起鐘。

宮娃催進牡丹鞋。花放宜春院。院佳撲。藍海棠枝下蝶。一時傳覽鬢頭敘。

范元鼎詩。解女初懸髻。玉階影碧拂牡丹鞋。

張祜詩。鶯鶯酒行韓國麗。宜春深院放花枝。

下仗聲中侍立稀。朝來深殿拜黃衣。多因玉案勘書苦。勑賜紅綾餅餞歸。

過暑錄。唐御膳以紅綾餅餞爲重。光化中。進士會宴曲江。令大官特作餅餞賜之。

王建宮詞。千牛使下故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鳳紙。駁頭無事不教書。

別院秋深冷畫屏。冠巾人去雨冥冥。大家蟋蟀黃金籠。閉在紅蕤枕畔聽。

開天遺事。明皇宮中每至秋時。宮人皆以小金籠閉繩。

錦置枕函畔。夜聽其聲。唐制宮人始令者皆冠巾。

柳枝如火照含煙。阿監宜呼貼翠鉢。隨例引來花下點。芙蓉園內試鞦韆。

開天遺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植柳樹。令宮嬪競笑。以爲娛樂。帝呼爲牛仙之戲。白居易長恨歌。板房向藍青。蛾老太平鈞。笑答蘭本附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頃。周回七十里。

承恩嬌角月初高。風月常新印記牢。卻被宮娥知了事。大家驗取桂紅膏。

張必齋機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曰印還。以韻應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筆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紅子拗殘蠟淚灰。綠窗局故籠燈回。南風借與何人競。怨殺今宵對角媒。

張必齋機記。開元中。後宮采藥侍御嬪者。難於收拾。爲彩局以定之。集宮清異錄。開元中。宮人被進御者曰印還。以韻應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筆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花開瑞葉接高樓。供奉花裝第幾籌。記得官家含笑看。上棚更打背身愁。

王建宮詞。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愁。清異錄。天寶年內中村子姑實帝日與貴妃賞御鏡爲瑞奴。

攀盡紅榴鬢髮攢。年年重午醉闌干。花前邀得看花作。多向金盤射粉團。

開天遺事。天寶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盆中。以小角弓子縫妙可樂。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

扇扇紗窗午日開。宮牆隔草破音苦。徑須南海祇洹寺。翦取維摩美髯來。

章約劉賓客嘉話錄。謝靈運美髯。臨利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像。寺人賣價。初不貰。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月臘草。欲廣其物色。令馳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贈其餘。

徐黃粉本妙織毫。學就團花試錦袍。夜半鵝鸞聯唱罷。教人殿角聽秋詩。

夢溪筆談。唐曲有突厥。阿闍梨。施羅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軟媚吳娘笑是鹽。文獻通考。鹽者。滻歌引曲之類也。宣和畫譜。李思訓官左衛大將軍。皆超絕天寶中。明皇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畫掩障。夜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

枝竹石竹紹羅裳。脣撓宮鴉鵠。捕粧解道。別人眉樣好。綠紗窗下試鶯鶯。

李白宮中行樂詞。山花插寶石。竹築羅衣。段柯古琴鑒品。貞元中。有閩縣杜雲。楊愬外集。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日竟驚眉父。名八字。眉三曰小山眉。又曰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重珠眉。六曰月棱眉。又曰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油煙眉。九曰拂雲眉。又曰橫眉。煙眉。十曰倒枕眉。

玉環新賜撥長筵。寶燭玲瓏繞篆煙。夜夜龍香惜板上。驚飛火鳳出鵞弦。

次柳氏藝譜。上欲遷幸。復登樓望酒。四顧無人。乃命奏玉瓊玉環者。谷歌所御琵琶也。鄭嶧津陽門詩註。上皇善吹簫。常寶一紫玉

送酒。合璧事類。以觀中。有妾神符者。妙解笙簧。作勝變奴。火鳳傾杯樂三曲。太宗深愛之。李商隱詩。歌弦踏火鳳。樂府雜錄。賀蘭智以石爲構。鷺鷺爲用。鐵彈之。

桂堂東畔畫簾披。一轡長竿日影移。繡得花旆齊五色。金鈴處處始封姨。

開天遺事。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旗於竿頭。四垂繢以金鈴。互擊。即往視之。旌所向。可知四方風候。謂之向風。

淚妝初寫拂雲眉。明秀難描出殿遲。慣向歌筵施巧慧。御屏圖記雙聯詩。

開天遺事。宮中。貴妃妝施素粉於兩頰。號爲淚妝。妝此。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龍腦香煙繞御爐。每從甲夜識皇圖。案頭撰詔回宮晚。乞與金迷付燭奴。

西陽雜俎，天寶末，文世貞寵臣，如蝶翼形，波斯言老龍臘樹，南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脂，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杜陽雜編，文宗視朝後，即閉幕，書謂左右曰：若不申夜觀，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唐玄宗孤獨，爲翰林承旨，在對禁中，烟燭帝以乘製，金華燒煥送院，更召見，以爲天子來，及曉至皆驚，聞天遣事，申王亦移奢化，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火照王宮，威聚，以龍樟木雕成燭以照童子，衣以絳衣袍，以朱帶，使執炬燭列於寢席之側，日爲燭奴，宿貴戚之家，若效之。

驪山極頂是華清，墜馬遺道輕，看取伶官呈刷本，諸妓天半下簾聲。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明皇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燭，而遺御壁，忽懸珠翠，瓊闌芳轂於路，王建宮詞下簾聲在半天中。

鎧後攀龍炙笙簧，弟子梨園枉擅場，十五點來深院住，並房學唱荔枝香。

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則皇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唐書禮樂志，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三百，教于梨園，號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曾梨園弟子。

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櫛輶。

妃生日，命小部梨園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才子新依供奉班，花箋銀燭對雙鬟，未央楊柳秋宵月，併作清平調裏顏。

樂史太真外傳，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得數紅紫，浸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開，上乘龍夜白，妃以步輦從，帝親提爐，放臘蝶所止，幸之詔之，後因楊妃專寵，遂復此戲。

鳳皇裘帖秦籞前，祝罷千秋有賜筵，聞說貴妃催繡襯，金銀正賜洗兒錢。

王建宮詞，人生日，明朝是私地，教人屬口，寫金花紅勝子，頭先進鳳皇彩，劉裕詩，唐嘉話，八月初五日，明皇生辰，爲千秋節，王建宮詞，日高殿裏有香煙，萬蕊齊長，九天妃子院中初降，院內爭乞洗兒錢，迎盤，天寶十載，壽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

服寶器酒，謂其後，後三日，召壽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綉爲大禮，壽山命宮人以採奧昇之上，陪後宮。

嘖笑同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壽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妾賀貴妃洗兒金銀錠，厚賜壽山，恭歎而歸。

鐵距花冠種絕殊，鬪雞勝得御坊無，賈家調養憑誰識，賜錦多分掃地夫。

陳氏東城父老傳，父老姓呂昌，長安宜陽里人，元宗在涼邸時，樂民潤清明日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雞，雞金，鑄距，高足千數，養於雞坊，少兒五百人，使馴擾教訓，上好之，民風尤甚，王世宗外戚宋貴主，家列侯家，頃被破產，市雞以償價，值都中男女，以昇雞爲辱，貴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有寵，武軍三尺童子，入雞坊，如羽羣小壯者，怯者，水殺之時，殺疾之候，若能知之，舉二雞，雞長而駒，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苦于元宗，昌

試殿庭中，元宗意戲，叫上爲五百小兒長，王建宮詞，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犬，乞與金錢爭儀，外頭還似此閒無。

度厄埋人內殿頭，冷飴羊味總須休，祇因愛吃櫻桃病，願給防風第一甌。

清真集，天后好食冷飴羊，賜張昌宗冷飴羊手札曰：珍卿毅勇以奉國，靈仙賴此，白居易住翰林局，防風粥一甌，別取防風，得五合，須之口香七日，王建宮詞，因喫櫻桃病，故歸三年，著破葛羅衣。

御忿難分一段犀，禁樓寒雨濕紅泥，春愁卻逐諸花盡，龍口渠頭不轉西。

杜陽雜編，成通中，昌公主有御忿犀，因如彈丸，入土不朽，留之令人御忿，靈仙雜記，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覩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眷月尤妙。

松風石障對涼天，鎖住深宮不計年，不信角仙年紀大，閉門高枕夢遊仙，杜陽雜編，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失國，真火玉三斗，及松風石一方，丈，豎敵如玉，其中有樹影，若古松偃蓋，颯颯若涼風，其色如瑤瑤，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模，若枕之，則間在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秋風颸，則令撤去，清真錄，華清宮一鹿十年精食不衰，人呼爲角仙，唐天祐事，聽茲國進奉，一枚者李晉也，明皇異而遣之。

十洲三島四海五湖都在夢中帝，因名爲遊仙枕，孟啓本事詩，開元中，頃賜邊軍綿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苦若爲眠，飛袍輕手作，知落阿誰邊，蓋意多添綻，含情着綻，今生已過也，重結再生緣，兵士以詩告於帥，帥進之，元宗命以詩綱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抑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元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皆今生緣，邊人皆感泣，大唐傳載，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爲其聲類，王建宮詞，學得管弦尚蓋離，側商調，裴弘州。

拔河舉靜雨絲絲，嫩柳豐城見幾枝，若得金陵宣賜出，祇宜種法問花師。

舊唐書中宗紀，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五品以上，交武三品以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便於梨園練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狀龍文鏡記，清明節，中宗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炬兩頭，繫千條小鏈，數人執之，爭挽，力弱者爲輸，本草詩，白尚書，歌素苦歌，小量善舞，皆爲詩目，梨園樂目，楊柳小兒，年既高邁，而小兒方豐體，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日無百付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問左右，其以對之，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柳宗元，龍城錄，洛人宋單父子，作韻詩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瘦易于種，紅白鬚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成木，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